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5
1

全八巻

一



文庫 11
D 45
1

抱朴子內篇

癸酉年七月校
刊於金陵道署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0864

48-12422

辛集之一

光緒己酉夏白堤八字
橋朱氏槐廬家塾珍藏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
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
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
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
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
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
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
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
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
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

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立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立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

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蒼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

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
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
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
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
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
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
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
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
善但見者頗少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半
部及盧學士文弢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
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
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
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
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
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
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
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
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
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
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
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
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
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
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
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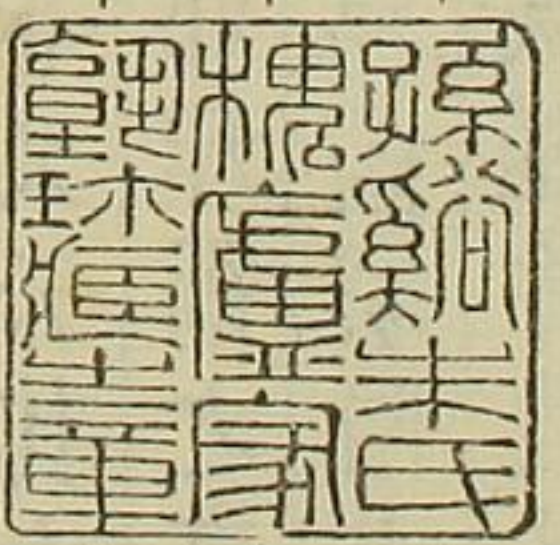
- 暢立卷第一
- 論仙卷第二
- 對俗卷第三
- 金丹卷第四
- 至理卷第五
- 微言卷第六
- 塞難卷第七
- 釋滯卷第八
- 道意卷第九
- 明本卷第十

抱朴子內篇目錄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

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
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
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
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
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
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
別言一種閒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
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
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
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
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
言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
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
仙金匱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
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
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乏超逸

晉書作進趣

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凌厲立霄騁足

晉書作騁

則能追風躡景猶故

此字無欲

戢勁翻於鷦鷯

晉書作鷦鷯

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

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

晉書作以

至駕之

蹇足以

晉書無此字

自卜者審不能者止

晉書有又字

豈敢力

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

之陋醜

晉書作醜

求媒揚

晉書作揚

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

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

晉書無此字

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蹤近才所以躡閻

藏本作閻

也以

晉書無此字

要離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

原注或作勢

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地之域

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

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

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作宏博洽

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

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

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

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

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

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

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

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

室內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

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雅川謹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立

抱朴子曰立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灑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澆漾於
淵澄或零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
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
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
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
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
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
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

榮奪之不瘁故立之所在其樂不窮立之所去器弊
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
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
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立道可與為永不
知立道者刻本有難與為存四字非雖顧眄為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
器唇吻為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
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
以交馳清絃嘈噴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蛟蛇哀簫鳴
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
藏本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
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一本作燿出駟朱輪之華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
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
藏本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立道者得之
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立道之要
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
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
涵溶出乎無上人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
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
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躡
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
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縑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暉
嗾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
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立淵以違鑽灼之災動
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
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氛怡一本顏豐柯之下
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苜
一本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
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
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
二如字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官委尸祝之塵釋大

包計內一

四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
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為藏本無庸夫之憂樂藐然
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
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
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
謗讟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
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
巢泳吕梁以求魚且為稱孤之客夕為狐鳥之餘棟
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
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韜藻稅
按稅當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

五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作識而所嘗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
高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
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
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
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
祉使紫青重紆立牡龍跼華轂易步趨藏本鼎鍊代
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
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
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
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
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秋非也

依意林引改狄翟同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
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
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
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
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
子舊此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
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
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鞫磕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
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
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
藻哉故瞽瞍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立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
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
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竒怪無方物
是事非一作本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
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
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
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
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
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水
性藏本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
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

梓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

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

藏本無

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

此字

速趨舍所向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

作隔非覺

即較字 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

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

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匭為蛤荇苓為蛆田鼠為鴛

腐草為螢鼉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

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

姬為鼃枝離

原注一作滑錢

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

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

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
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
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
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
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遠有限詎
老戴天而藏本有無知其藏本有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
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
藻廢僞去役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醞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於無
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
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汗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
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立波而輕步鼓翻清塵風
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
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
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
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
首原注或或金車羽服乃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
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
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

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
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
况彼神仙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
而怪於未嘗知也日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
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鼇日藏本
作白
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
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
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
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
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

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
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
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
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
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
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
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
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
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
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
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諒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

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
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
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醅醪泪其和
氣豔容伐其根芽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
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
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
武高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外合之
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
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

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
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
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不絕於市仙法欲止
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膾屠割羣生八珍
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
荒視人如已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
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
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
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
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
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

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
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
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
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
懷鬻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
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
役人無綺紵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言不經乎口玄
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
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
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
於狐兔之上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

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矣鼠而不能委何者愛
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
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
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間居猶將不能況乎內
棄婉嬖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
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勦哉是以歷覽在
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
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禍
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
哉昔句踐式怒蠹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
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
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按
當作得 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縷經
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
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
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
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
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
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
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
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
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
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
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
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皆在郟縣其家
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
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
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
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
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酏營者不
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

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
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
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
在男爲覘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
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
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
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
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
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
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
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眞者校練衆方得
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
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
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
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
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
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
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
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立豕如意假貌於蒼狗

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欒侯之止
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
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
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
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并墓藏本論海也俗人
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
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
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
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涓鈞
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

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
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必
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
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
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
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
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謬書中出之或所親見
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
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
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
懸藏本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冝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驟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甌之下焉識至言哉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主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疲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蛇蟲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
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溺蹴刃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
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
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
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
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
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
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
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
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
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
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
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
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
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于載者
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
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窈藏本處故人作遠

少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猴壽五百歲變為獾獾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御覽九百七引作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閒居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絕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
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
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
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
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
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
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
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
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
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
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
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
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
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
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
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
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
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
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狷蠶蠶皆能竟冬
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

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
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當作以正時帝軒俟刻本作候
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莫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
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
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
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
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立暢難以愚俗之近
情而推神仙之遠言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
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
夫占此下失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之立道步七政之盈
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

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
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
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
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
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
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僕有入神
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言意深
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
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
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
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
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
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
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
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齧齒此亦可以類求
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
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
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
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
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
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
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
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
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
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
宜擣肉冶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
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
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
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
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殄
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

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
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
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
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
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
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
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
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
簡八百三十
八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鬪棊棊自相觸而後漢
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
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可知矣小記疑作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
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
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
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
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
朝霞之沆瀣吸立黃之醕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
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
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
不求而自致疑此下膳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
有脫文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
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

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
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
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
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
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
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荅曰聞之先師云仙人
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
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以服半劑而
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
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
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
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
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
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
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
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
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
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
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
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
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
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理者復一事耳彭
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
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
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
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臧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
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
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
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
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
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
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
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
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
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知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

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
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
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
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
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
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
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
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
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
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
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

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
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
金液丹御覽引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
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
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
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
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
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
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
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
糝則知漿苻之薄味觀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旣覽

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
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木作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
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
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
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
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丹之為物燒之
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
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
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
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
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

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
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
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
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
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
黃汚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靈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靈可證也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
知當作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
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
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
不相及猶一酸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醕耳然

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
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
草木藏木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
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
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肖信云丹砂本
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
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
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當作大而誤倒大笑之不
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
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
不肖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
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
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
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
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
下愚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
意林南夷作域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
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
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
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
脫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筋骨

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疑衍道之二字言而如醉觀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冒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前煎熬之憔悴之澆汙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冒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聖二字衍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

世閒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

也受之者以金入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啜血
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
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
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
道者知之誘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
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
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
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
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
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立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原注一

戎鹽鹵鹽礬

疑作礬

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

本作汞

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

刻本有封之二字

火之三十六日成

服之七日仙又以立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
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
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
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
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丸
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
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

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
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
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
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
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一本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
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
即鉛也藏本

無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
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
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
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
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
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

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
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
十五引作十四
篇云其上三御覽引篇不可教授一本其中三御覽

抱朴子內四

七

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謂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誘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閻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藏本無此字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當衍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

池赤鹽良雪立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

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
煌煌輝輝藏本作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
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
金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
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其藥力不
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
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
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
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曾青慈石也
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
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死
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
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
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
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
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
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
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八石硫黃曾
青礬御覽引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餘糧亦用六
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
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作偶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斗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

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八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清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据意林增各

本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藁汗原注一作汁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鷄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

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納丹鷺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立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簫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裏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立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

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
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
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
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
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
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
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櫻
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
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
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
鐵上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
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
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
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
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
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
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
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簞中沙中蒸之五十
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
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
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置盤中向

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
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又李公丹法用和丹服之百日長生
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
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
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擣汁和丹
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
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
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
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
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
器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

百歲又韓眾當衍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
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藏本作俱
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
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
石冰石紫遊女立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當作
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
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
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
立精舍藏本作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
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
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
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
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
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
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
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
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
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
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

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
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於
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
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
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
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
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
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
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
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
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

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入仙人當作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擣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人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

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立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字之誤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

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
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
無驗又染綵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
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
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
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
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
山娥刻本眉山綏藏本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
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
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

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
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
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直洲紵嶼刻本
洲字及徐州之葦藏本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
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子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霄者
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
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
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
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
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
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
異也小神汁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髮白者黑齒
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
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瀉苦酒三升漆二升凡
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
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

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
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
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
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削刻本之內清酒中無
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
三十日無寒温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
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
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
革脂三斤瀉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
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一斤壽
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

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豁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疲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
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
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說
昔庚桑胥胠文字疑子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
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
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
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求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
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

之外運清鑒於立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
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除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
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
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
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勞則神
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
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
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
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
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
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

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立覽守雌抱一
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
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
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
淺務御以愉懽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咬吸寶華
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
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
金梁長駢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
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
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
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睚睚

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
不萌道遙戍已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
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盈尺
非可求之疑脫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
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
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
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仙道也抱
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
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
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
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

齊其久焉柞櫛

藏本

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意

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

藏本

晚卒良馬以陟峻早

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
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
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夫乃不冒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瘁死於委尸返驚魂於
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
胡巫活絕氣之蘇武瀆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剖
腹以澣胃文摯術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况神仙之道何所不爲
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即下文所謂
者非刻本無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
此二字更非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
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天禁戒帶佩符印

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

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

薯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秦當作秦

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

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

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

治欬逆葶蘆貫衆之熬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

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疑去痺濕菟絲菴
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
渴薺芩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冝信良醫之攻藏本有疾字病反用巫史之紛若
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
侯張良吐出竒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
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
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
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吕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
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

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
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
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
方雖爲吕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
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
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
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况
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
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
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
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
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
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木作獻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
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
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
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
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
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
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
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

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
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
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
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
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
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
令一人手探攪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
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梃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烝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烝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烝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

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上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為上成復
姓疑者是公
字之誤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阜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立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立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

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
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
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糝蜜
酣於醕酪而不賞醕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
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
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槁而
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
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
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
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立妙於心得
運逸鑿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

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
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技屢奔北而稱

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荅曰夫寸鮪意林

引作蝓按蝓蝓皆非也當作蝓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

蝓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爲是跡水又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屨

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

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

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

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

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

致哉姑藏本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

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
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
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
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
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
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
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
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
事也夫根菱不洞地而求柯條千雲淵源不泓竊而
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
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

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藏本無此二字

而求要道未可

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
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
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
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
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
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
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
輶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
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
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

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
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
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立素之術者則曰唯
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
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
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
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
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
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
性驕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
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

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白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
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
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
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
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
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
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
多儲果蔬乎刻本作蔬
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
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
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
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

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富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

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滄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矧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

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詛誑求直假借不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

利誘人取物越并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行求遺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
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
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
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
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誦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
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
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
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
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
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土所以密勿而

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
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
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
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
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
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
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
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
載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死地四字况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

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
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
險懸邈崑崙御覽七百二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游
玉井泓濠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
立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御覽引作實如珠金玉嵯峨
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立氣御覽引作靈飄飄玉
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
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
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

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
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
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
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
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
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
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
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僞造
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
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
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
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
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
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
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
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
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
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
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立
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
耳大都知舊脫知字
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

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
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
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
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排本四

六

